

唐
文
粹

文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一
百

四部叢刊集部

文粹序

吳興姚

鉉

述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
我宋敦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
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
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
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侑侑儒雅盡識
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
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于一代得
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略無
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祕書監崇文院
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

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
識於人而際於天撰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
大中祥符紀號之四撰

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
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
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
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
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
法而繫於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
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
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
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

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
懟則溺于調惑漢與賈誼始以佐主之道經
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罹讒譖
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
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
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
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
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
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
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
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
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

騷終于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
之得三十卷號曰友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
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
始振風雅絲是沈宋嗣與李杜傑出六義四
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
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
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
揚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
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
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凌轡轢首唱
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

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慚

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
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
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
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爲命不以彫
篆爲工故侈言曼辭率皆不取觀夫羣賢之
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
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龜出千
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
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
乎

文粹序畢

文粹卷第一

古賦 摠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聖德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失道

阿房宮賦 杜牧

含元殿賦 并序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爲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
自茲已降代有辭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
地形詢卜筮考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榦太史占日月之
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
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
略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
間鄰於政教豈前脩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
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
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

維皇高宗穆端命于玄宮萬有千歲鍾景祚于洪裔建北宮之尊

嚴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道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
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帥其屬執
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后驚乎其大坦坤靈兮配乾剛坤順乾而爲
龍舒廣衍兮走群山紛却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弈弈鬱佳氣之蔥
蔥蓋昊天之作而黃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千龜筮龜筮
協從太卜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而爲朕宮因以鴻稱含
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爲尊
特巍巍乎上京則命徵般碩之匠下荆楊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
涉磧礫而登崔嵬擇一幹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枝聲坎坎於青雲
若神路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梓雷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抵於昭
回時也山祇效靈波神作氣爲梓爲筏羽疊鱗萃朝泛江海夕出
河渭雲奔山橫交積于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旣收靈臺勿亟子來
而就役者周邦織而薄四海咸忘勞而獻力乃張爲廣庭考正極
星邦伯是經國工研精刻盤罔以爲趾太階積而三重因博厚而
順高明築凌天之四牖旣列太階如截下土相嶺欽嶧以沈沈其

始也星鉗電交於萬堵霜鋸水解於千尋擁棟爲山攢杵如林乃
卜日星之吉以成帝室虹梁勁於中極棖桷職以礪密折姑繇以
爲楹墮喬山以爲磴亂重檐以切霞烟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摘鬼
疊層楣高卑迭拒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正棟操宇而不危階瑩
冰級瓦數鱗差蕩晶景而升降歛睽皆以交輝聳大厦之奇傑勢
將頓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頌會公卿以發之
不赫哉如俯如跂若合若離踈乖脩邃以宵微悅業駢而巖巍謂
衝飈激海兮漩淵淪以無底奔雷觸山兮掉巘嶸而傾攷石蛟拈
首於堂無狀出雲而撐鬢崇高之制靈立上盤鄰斗極之光輝瀾
天漢之波瀾察鑿柄之吞吐吸山叢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旂邈不
至於階端崢嶸孱顏下視南山照燭無閒七耀迴環啟辟咸赫
以突兀據闕弘以蕭檄捧帝座於三辰銜天街之九達進而仰之
騫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爰樹巔而崒雲末疑兮我我巨鰲戴
仙山而出滄波畫嶠麥兮煌煌燭龍坼穹穴而臨北方排層城而
廓帝居豁閭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栖鳳翹兩闕而爲翼環阿

閣以周堦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鴻洞啓重閨之呀赫趨堂塗
之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二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德去雕幾與
金玉紉漢京之文飾熾丹牖於葵簪抗重霄而競色若乃紫微晨
曦彤輝夜明雲薄萬拱風交四榮冬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休其
陰則捐絃以清旂獵風而振響葉墜露而成聲懸櫺駢湊竦柱奔
列複檻管綴高窻景蕤黔鴟敢日翳而采連曜天開而中絕形持
神而欲離足僂步而將跌貯昭訓之宗崇瞬光範之揭揭其南則
丹鳳啓途遐矚荆吳十扇開閉陰陽睢盱容鼎七局方駕五車示
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闕於巽維建福敞於坤隅偃朱
旗而橐玄甲屯乞乞之驍夫其後則深闡祕殿曼宇踈櫺瑞木交
陰玄墀砥平鮮風壓蕪凌霰飄英陰謁武闈增華穆清玉燭內融
則嘉盛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茲一人今也三
朝繇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濬玄心於紫宸義和弭節於通乾望
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梳宸臣人是仰左黃閣而右紫微命伊臯以
爲長其下則鵬冠魚服良家茂族屬禁非宜金吾領之其前則置

兩石以卹刑張三侯以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畧漏於鍾律
梁危樓之荷簾以辨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派於紫庭倒
景入於朱戶騰祥雲之郁靄映旭日之葱蘢清渠導於元氣玉樹
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曾不得半乎其
中厥初經營天下既乂文物未周孤其壯麗蓋重施於勞非不懷也
乃眷睿孫睿孫開元萬萬晏清而太和奄書契之所論既克廣於
崇構聲明備而益尊蓋聖皇之孝也揮綽變化兮動搖乾坤其東
於是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闕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譜
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竚集賢人於別殿朝命
婦於中闈王風闡而成化陰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詩而展親睦
魯衛而敦叙因命族之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諸曹則左
右有扃通軒並無物有恒司供無廢舉又有銀璫珎貂寺人巷伯
奉宣出納之命更踐宮中之役熊羆之旅董以龍武矛戟森森材
官羽林聲破丘山氣龍飛沈爪挾千鈞跟騰百尋克壯皇威協比
其心其外則校人堂馬天駟在閑以備順遊攻數其間望我鑾和

陟彼高山猶慮憲章或遺國容未備乃立掌醴之司館通事之吏
職在達下情于上天傲王言于有位壻通太極證指龍池重門內
注複道潛移幽峻肅以相屬光彤融以煒燁玄象著明帝座維三
皇居設位俯察仰參翼室正中游宮次南北起含光其容眈眈摠
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昇則曰大明自茲而北燕游
所經達于苑囿不可殫名周廬更呵匝以環衛南端百仞上極霄
際却視黠釜經塗廣深繚以層城黠爲重陰至若時雨膏田九農
候暢雲歸山穴儵以昭曠白日麗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
師歛威纖璫不升穎絕搖芒葉無翻接自中徂外鏡洗川澄弦直
閭闔井畫溝塍靡迤秦山陂陀漢陵知稼穡之艱難見皇王之廢
興及乎玄冥戒寒海神飛雪瑤城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璇階雲門
露闕天華爽霽朗日朝徹赤旗絳庭朱柱艷月仰白帝而金精開
據河宮而銀燭發其或蠻夷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發神
謀於禁中皇靈震耀殄厥渠凶矯矯武臣此焉獻效功倬唐而陳
器械恢莫大之威容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公奉學羣后在

位一人壽昌萬國承賜式燕以樂欣欣且醉乃撞宮懸硃碣天地
乃乎獻歲元辰東風發春縣法象魏與人維新嚴文物於王庭兼
九伐而宿陳威儀之嚴嶽嶽振振若太一披細縕而俯百神旣而咸
造勿褻會朝清明璿柄指寅寢闈發高皇帝御袞龍之法服佩蒼
璧之純精執鎮圭導朱紘降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典禮之官贊
王就位南面穆然至若甸侯采衛要荒閩貊輸其方賁罔不來格
統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叙進象胥重譯肅肅委皮乾乾奠璧設
以庭燎天烘地赫雷鼓殷殷朱干玉戚神籙如生熊羆嚳貽危昂
獸向歆爛歡射金根玉輅太常少伯火烈門旂霜交陸戟乃進元
元以觀禮琕初一反億兆之增金吾南首璧之以肱遶攀援而登仰
齊獲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卿雲勃興灑豐澤於生人答上玄之休
徵申命司寇緩刑冢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國
華戎竭歡喜氣闐塞揭金雞於大清炫晨陽於正色慶抃之聲不
踰辰而霽四域當斯時也驅周驟漢於廓煥爛王臨于朝天地貞
觀靈宮巖巖上下交贊蓋所以法乾道而尊帝度豈唯安體而明

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天地奢
不遜而儉固允執中于大位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富哉上聖之宏
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泮宮諸侯之事也雲夢甘泉晏恢景福辟王
之志也論諸侯曷若戴天子嘉僻王曷若尊聖人烈烈盛唐祖武
宗文太古赧德六王慙勛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天蒼生所奉者
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赤子得安其身乎故
有熊明庭帝姚繆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見有大壯君人者法焉
聖朝猶斥其華而僉其質今是殿也者唯鐵石丹青素無加飾焉身
居玄眇心與萬姓同畎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賓以是享神何
神不若其德歟雖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陞四海猶未足
儲鴻醇而俯丕耀豈咸鎬一京之所在崇四續之前式勅懷鈔之
小臣俾雖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惟新敢
頌成功告于神宗無愧斯干之什式昭聖德之谷頌曰
帝作含元含元言言萃若日觀呀爲天門太階三層達于崑崙鎮
茲秦野揭以周原烈文祖宗求錫孝孫孝孫有慶千以施令奄甸

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之
文容有勸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尤祥絕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
以厭于聰明頌聲亦殷于天意私歌竊作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
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有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
恭克讓光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嘉神人之
詠歌歌於聲躬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數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
聖之耿光美于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卷
而不舒猶埋湯其膏臆無乃過歟爲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
濱于死亦冒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嘗聞遷善之規願附升
歌之末

明堂賦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
輯庸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宗萬祀之
不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
述焉其辭曰